

# 英雄无泪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古龙文集 056

英雄无泪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英雄无泪 / 古龙著. -- 郑州: 河南文艺出版社,

2013.7

(古龙文集)

ISBN 978-7-80765-852-8

I. ①英… II. ①古… III. ①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137092 号

---

著 者 古 龙  
责任编辑 郭端飞  
校版编辑 王井起  
特约编辑 读客赵晨凤 读客张福建  
策 划 读客图书  
版 权 读客图书  
封面设计 读客图书 021-33608311  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 
印 刷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  
开 本 680mm × 990mm 1/16  
印 张 19  
字 数 288 千  
版 次 2013 年 8 月第 1 版 201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如有印刷、装订质量问题, 请致电 021-33608311 (免费更换, 邮寄到付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## 英雄无泪

**古龙**（1938~1985），原名熊耀华，出生于香港，幼时暂居汉口，后经香港赴台。

古龙的小说创造性地将戏剧、推理、诗歌等元素带入传统武侠，又将自己独特的人生哲学融入其中，阐述其对中国社会的独特洞见，将武侠小说引入了经典文学的殿堂；

作为当代华语文坛罕有的大师，古龙的作品是真正深入街头巷尾的文学经典，小李飞刀、陆小凤、楚留香等众多形象，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的重要角色；

一句“人在江湖，身不由己”，流传之广，几乎成为中国人最常见的口头禅，对当代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；

古龙一生，人如其文，像他笔下的众多主人公一样，放浪形骸，挥金如土，嗜酒如命，风流倜傥；在其充满灿烂传奇的一生的尽头，在医生下达严禁饮酒的告诫之后，豪饮三天三夜，大醉归西。

一代大侠，江湖文豪，古龙的作品和人生，都在演绎他永恒的主题：勇气、侠义、爱与宽容。





# 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# 目 录

- 序 幕 /1
- 第一章 一口箱子 /3
- 第二章 大好头颅 /22
- 第三章 奇袭 /38
- 第四章 奇人奇地奇事 /49
- 第五章 奇逢奇遇 /60
- 第六章 七级浮屠 /81
- 第七章 铜驼巷里雄狮堂 /91
- 第八章 义无反顾 /107
- 第九章 蝶舞 /112
- 第十章 二月洛阳春仍早 /128
- 第十一章 八十八死士 /142
- 第十二章 纵然一舞也销魂 /158
- 第十三章 屠场 /168
- 第十四章 谁是牛羊 /190

- 第十五章 巅峰 /201
- 第十六章 高处不胜寒 /220
- 第十七章 一剑光寒 /244
- 第十八章 英雄不死 /268

## 序幕

一座高山，一处低岩，一道新泉，一株古松，一炉红火，一壶绿茶，一位老人，一个少年。

“天下最可怕的武器是什么？”少年问老人，“是不是例不虚发的小李飞刀？”

“以前也许是，现在却不是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自从小李探花仙去后，这种武器已成绝响。”老人黯然叹息，“从今以后，世上再也不会会有小李探花这种人；也不会再有小李飞刀这种武器了。”

少年仰望高山，山巅白云悠悠。

“现在世上最可怕的武器是什么？”少年又问老人，“是不是蓝大先生的蓝山古剑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不是南海神力王的大铁椎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是不是关东落日马场冯大总管的白银枪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

“是不是三年前在邯郸古道上，轻骑诛八寇的飞星引月刀？”

“不是。”

“我想起来了。”少年说得极有把握，“是杨铮的离别钩；一定是杨铮的离别钩！”

“也不是。”老人道，“你说的这些武器虽然都很可怕，却不是最可怕的一种。”

“最可怕的一种是什么？”

“是一口箱子。”

“一口箱子？”少年惊奇极了，“当今天下最可怕的武器是一口箱子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## 第一章 一口箱子

一个人，一口箱子。

一个沉默平凡的人，提着一口陈旧平凡的箱子，在满天夕阳下，默然地走入了长安古城。

### 01

正月十五。

长安。

卓东来关上了门，把这长安古城中千年不变的风雪关在门外，脱下他那件以紫绒为面做成的紫貂斗篷，挂在他左手一个用紫檀木枝做成的衣架上，转过身时，右手已拿起一个紫铜火钳，把前面一个紫铜火盆里终日不灭的炉火拨得更旺些。

火盆旁就是一个上面铺着紫貂皮毛的紫檀木椅，木椅旁紫檀木桌上的紫水晶瓶中，经常都满盛着紫色的波斯葡萄酒。

他只要走两步就可以坐下来，随手就可以倒出一杯酒。

他喜欢紫色。

他喜欢名马佳人华衣美酒，喜欢享受。

对每一件事他都非常讲究挑剔，做的每一件事都经过精密计划，绝不肯多浪费一分力气，也不会有一点疏忽，就连这些生活上的细节都不例外。

这就是卓东来。

他能够活到现在，也许就因为他是这么样一个人。

卓东来坐下来，浅浅地啜了一口酒。

精致华美而温暖的屋子、甘香甜美的酒，已经把他身体的寒气完全驱除。

他忽然觉得很疲倦。

为了筹备今夜的大典，这两天他已经把自己生活的规律完全搞乱了。

他绝不能让这件事发生任何一点错误，任何一点微小的错误，都可能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大错，那时不但他自己必将悔恨终生，他的主人也要受到连累，甚至连江湖中的大局都会因此而改变。

更重要的是，他绝不能让司马超群如日中天的事业和声名，受到一点打击和损害。

一个已渐渐成为江湖豪杰心目中偶像的人，无论做任何事都只许成功，不许失败。

卓东来这一生中最不能忍受的两件事，就是“错误”和“失败”。

司马超群的确已经不能败了。

他从十八岁崛起江湖，身经大小三十三战，至今从未败过一次。

他高大强壮英俊，威武豪爽，一张轮廓分明的脸上，总是带着爽朗的笑容，就连他的仇敌都不能不承认他是条少见的男子汉，绝不会缺少美女陪伴。

可是他对他的妻子儿女和对他的朋友，都同样忠实，从来没有一点丑闻牵连到他身上。

这些还不是他值得骄傲之处。

在他这一生中，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，是他在两年之内，以他的武功、智慧和做人做事的明快作风，说服了自河朔中原到关东这条线上最重要的三十九路绿林豪杰，从黑道走上白道，组织成一个江湖中空前未有的超级大镖局，收合理的费用，保护这条路线上所有行商客旅的安全。

在他们那杆以紫缎镶边的“大”字镖旗保护下，从未有任何一趟镖出过一点差错。

这是江湖中空前未有的一次辉煌成就，这种成就绝不是只凭“铁”与“血”就可以做得到的。

现在司马超群才三十六岁，就已经渐渐成为江湖豪杰心目中的偶像——永远不败的英雄偶像。

只有他自己和卓东来心里知道这种地位是怎么造成的。

## 02

喝完了第一杯酒时，卓东来已经把策划今夜这次大典的前后经过从头又想了一遍。

他的酒一向喝得很慢，思想却极快。

今天是司马超群第一次开山门收徒弟，无论从哪方面来说，都可以算是件轰动江湖的大事。

最使人震惊的一点是，司马超群收的这位弟子，赫然竟是一个月前才叛出“中州雄狮堂”的杨坚。

雄狮堂是北面道上四十路绿林好汉中，唯一没有参加司马超群盟约的一个组织，也是其中规模最庞大、最有势力的一个组织。

杨坚本来是雄狮堂朱堂主麾下的四大爱将之一。

江湖中人从来也没想到杨坚也会叛出雄狮堂，可是每个人都知道，杨坚出走后的第二天，“雄狮”朱猛就已遍撒武林帖，表明他的态度。

——无论是哪一门哪一帮哪一派，只要有人收容杨坚，就是雄狮堂的死敌，必将受到雄狮堂不择一切手段的残酷报复。

现在司马超群不但收容了杨坚，而且大开香堂，收他为开山门的徒弟。

雄狮堂虽然没有投效司马的“大镖局”，可是也没有正面和他们作对过，更没有动过他们的镖旗。

“雄狮”朱猛阴鸷沉猛，冷酷无情，是个极不好惹的人，而且言出必行，如果他说他要不要手段去对付一个人，那么无论什么样的手段他都会用得出来。

为了达到目的，就算要他拿雄狮堂属下子弟的三千八百颗头颅去换，他也在所不惜。

他平生最钟爱的一个女人叫蝶舞。

蝶舞不但人美，舞姿更美。

天下最懂得欣赏女人的世袭一等侯狄青麟，还没有死于离别钩之下的时候，在看到蝶舞一舞时，居然变得什么话都说不出了，别人问他的感觉如何，过了很久很久之后，他才叹息着说道：“我没有话说，我从来没有想到凡人身上会有这么样一双腿，我也从来没有看到过。”

江湖中每个人都绝对相信，这一次朱猛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都绝对不会放过杨坚的。

卓东来的想法却不一样。

他相信这一次不管在任何情况下，朱猛都休想动杨坚一根毫发。

他有把握。

这一次大典是完全公开的，收到请柬的人固然可以登堂入室，做司马超群的嘉宾，没有收到请柬的人，也可到大厅外的院子里来看看热闹。

雄狮堂门下的弟子中，有很多都是身经百战杀人无算的好手。

江湖中待价而沽的刺客杀手中，能在重重警卫中杀人于瞬息间的也不知有多少。这些人今天晚上都可能会赶到这里来，混入人群里，等待刺杀杨坚的机会。

在大典进行的过程中，这种机会当然不少。

但是卓东来相信大典还是会顺利完成，杨坚还是不会受到毫发之伤。因为他已经把每一种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计算过，每一个有可能会刺杀杨坚的人，都已在他的严密监视下。

为了这件事，他已经出动了“北道三十九路大镖局”旗下的一百八十六位一级好手，每一位都是可以对付二十七八条大汉的好手。

卓东来把他们分成了八组，每一组都绝对可以独当一面。

可是其中经过特别挑选的一组，却只不过为了要去对付三个人。

“是哪三个人？”

今天早上司马超群曾经问过卓东来：“为什么要用一组人对付他们？”

卓东来只说出两个人的名字就已解答了这个问题。

“因为这三个人中有一个是韩章，还有一个是木鸡。”

这时候司马超群正在吃早饭。

他是个非常强壮的人，需要极丰富的食物才能维持他充沛的体力。

今天他的早饭是一大块至少有三斤重的小牛腰肉，再配上十个蛋，和大量水果蔬菜。

牛肉是用木炭文火烤成的，上面涂满了口味极重的酱汁和香料，烤得极嫩。

这是他最喜爱的食物之一，可是听到卓东来说出的两个名字后，他就放下了他割肉用的波斯弯刀，用一双刀锋般的锐眼盯着卓东来。

“韩章和木鸡都来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你以前见过这两个人？”

“我没有。”卓东来淡淡地说，“我相信这里没有人见过他们。”

他们的名字江湖中大多数的人都知道，却很少有人见过他们。

韩章和杨坚一样，都是“雄狮”的爱将，是他身边最亲信的人，也是他手下最危险的人。

朱猛一向很少让他们离开自己的身边。

木鸡远比韩章更危险。

他没有家，没有固定的住处，也没有固定的生活方式，所以谁也找不

到他。

可是如果有人需要他，他也认为自己需要这个人，那么他就会忽然在这个人面前出现了。

他需要的通常都是别人的珠宝、黄金和数目极大的巨额银票。

别人需要他的，通常都是他的纹索、飞镖和他永远不离手边的两把刀。

一把长刀，一把短刀。

他用刀割断一个人的咽喉时，就好像农夫用镰刀割草般轻松纯熟。

他用纹索杀人时，就好像一个温柔多情的花花公子，把一条珠链挂上情人的脖子。

他做这种事当然是需要代价的，如果你付出的代价不能让他满意，就算跪下来求他，他也不会为你去踏死一只蚂蚁。

无论谁要他去做这种事，都一定要先付出一笔能够让他满意的代价，只有一个人是例外，因为他一生中只欠这一个人的情。

这个人就是朱猛。

刀环上镶满碧玉的弯刀，已经摆在盛物的木盘里，刀锋上还留着浓浓的肉汁。

司马超群用一块柔软的丝巾把刀锋擦得雪亮，然后才问卓东来。

“你没有见过他们，怎么知道他们来了？”

“我知道。”卓东来淡淡地说，“因为我知道，所以我就知道。”

这算是什么回答？这种回答根本就不能算是回答，谁也不会觉得满意的。

司马超群却已经很满意了。

因为这是卓东来说出来的，他相信卓东来的判断力，正如他相信木盘里这把刀是可以割肉的一样。

但是他眼睛里却忽然露出种很奇怪的表情，忽然说出句很奇怪的话。

“错了！”他说，“这次朱猛错了！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司马超群自问：“现在韩章和木鸡是不是已经来到这里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他们还能不能活着回去？”

“不能。”

“他们对朱猛是不是很有用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让两个对自己这么有用的人去送死，这种事我会不会做？”司马问卓东来，“你会不会做？”

“不会！”

司马大笑：“所以朱猛错了，他很少错，可是这次错了。”

卓东来没有笑，等司马笑完了，才慢慢地说：“朱猛没有错！”

“哦？”

“他要他们到这里来，并不是要他们来送死的。”卓东来说。

“他要他们来干什么？”

“来做幌子。”卓东来说，“韩章和木鸡都只不过是幌子而已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真正要出手刺杀杨坚的并不是他们，而是另外一个人。”卓东来说，“如果我们单只防备他们，第三个人出手时就容易了。”

“这个人是谁？”

“是个年轻人，穿一身粗衫，带着一口剑，住在一家最便宜的小客栈里，每顿只吃一碗用白菜煮的清汤面。”卓东来说，“他已经来了三天，可是除了出来吃面的时候外，从来没有出过房门。”

“他把自己关在那幢除了臭虫外，什么都没有的小屋子里干什么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学的是什么剑法？剑法高不高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”

司马超群的瞳孔忽然收缩。

他和卓东来相交已有二十年，从贫穷困苦的泥沼中爬到今天的地位，没有人比卓东来更了解他，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卓东来。



他从未想到“不知道”这三个字，也会从卓东来嘴里说出来。

卓东来如果要调查一个人，最多只要三五个小时，就可以把这个人的出身、家世、背景、习惯、嗜好、武功门派，自何处来，往何处去，全部调查出来。

做这一类的事，他不但极有经验，而且有方法，很多种特别的方法，每一种都绝对有效。

这些方法司马超群也知道。

“他住的是便宜客栈，穿的是粗布衣裳，吃的是白菜煮面，”司马超群说，“从这几件事上，你至少已经应该看出来他绝不会是个很成功的人，出身一定也不太好。”

“本来应该是这样子的。”卓东来说，“这个少年却是例外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因为他的气度。”卓东来说，“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虽然是在一家挤满了苦力车夫的小饭铺里吃白菜煮面，可是他的样子看起来却好像是位新科状元，坐在太华殿里吃琼林宴；虽然只穿着那件粗布衣裳，却好像是件价值千金的貂裘。”

“也许他是在故意装腔作态。”

“这种事是装不出来的，只有一个对自己绝对有信心的人，才会有这种气度。”卓东来说，“我从未见过像他那么有自信的人。”

司马超群眼睛里发出了光，对这个少年也渐渐有兴趣了。

他从未见过卓东来这么样看重一个人。

卓东来说：“他在那家客栈里用的名字叫李辉成，只不过这个名字一定是假的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一定是假的？”

“因为我看见过他柜台上留的名字，是他自己写的，字写得不错，却写得很生硬。”卓东来说，“一个会写字的人绝不会把自己的名字写得那么呆板生硬。”

“他说话是什么口音？”

“我没有听过他说话，可是我问过那家客栈的掌柜。”

“他怎么说？”